



屏溪先生集八

書

卷八

~16  
2419  
8





和  
2419  
30-8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五目錄

書

答金伯三 ○二

與金子靜 亮行 ○一

答李士能 克謙 ○五

答李君積 思發 ○一

答孟成伯 以大 ○二

答金汝綏 漢祿 ○三

答鄭時偕 亨益 ○一

與金德裕 有慶 ○三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五



與李斯立 倚天〇一

與李子雨 聖龍〇一

答洪有哉 好人〇一

與李汝五 秉常〇五

與黃聖徵 龜河〇一

與權仲蘊 瑩〇一

與權仲蘊子章 熨〇一

答李季通 灤〇一

與洪惠伯 啓迪〇一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五

書

答金伯三 甲申

在遠奔喪者練祥以聞喪日行之者考之諸先生說無更可疑朱子答曾無疑書當從成服日行練云云無疑聞兄之喪屢遷其日不能的從反用成服日此語詳載於劄疑中無疑書下可考也朱子又言計其日月實數者亦有義在古禮雖卜日練祥而家禮之用以忌日已為定禮今不可變則長子雖追後練祥在家兄弟之先服喪者當依先滿先除之禮不可伸





之而相待除之也

追行練祥者於忌日當設殷奠如常時忌日饌品而以一獻行之祝文則三年內練祥外祖先忌日亦無之以孤子某追後聞訃故練祭退行於某日今不得依例行事之意具由告之而已未知如何

心喪之服將從俗禮用黑笠黑帶此制果本於何說耶

出後人心喪服色東俗之用黑笠黑帶蓋出於家禮大祥墨衰之制祥後禫前亦心喪故也古禮既無心喪定服則從俗之外似不可他變也

答金伯三 乙酉

大祥遷主入廟之禮謹悉示意母先亾則勿論宗支婦大祥皆當祔於曾祖之龕父繼亾則大祥日入廟之時亦當祔於曾祖龕吉祭前雖未合禭神主則勢必聯奉若父是宗子而先入廟龕則母之大祥入廟亦當奉於其考之龕以待吉祭而合禭然未合配之前一牀同祭又似失禮衰意之必欲各設者亦得禮意矣今若不欲其一牀同祭而各奉二處則大祥入廟之大節目又闕而不行極似未安大祥日聯卓而奉之吉祭前則各設酒果似於禮意得之



生父母心喪衰雖外除其心喪之限當與不出繼者同常時吉服當俟吉祭後服之而黑笠帶之猶持於禫後者與不出繼者同先賢未有的言何敢有定論

與金子靜

亮行○辛巳

秋令遽又垂改靜中學履伏惟一向安慰士友之傳皆言平日攻業專靜家庭舊聞之外心上自得者想致高明莫得以聞其一二以開臺昏己自歎惜而及讀盛書亦有一般意矣契誼既重兩相嚮違而居數百里地不曾相往復尤可歎也茲有一事聊以奉告煥章菴舊有華陽尊周錄一冊蓋自 毅皇手筆石

刻之始至 萬東祠營建之後中間三十餘年文字衰而成之者皆諸老先生之所述作也既不可等閒棄之而觀於冊面五字義理之大正好傳示於後華陽院任輩方計八梓送示冊子請序於此始一披玩尊曾王考文谷大爺所作煥章菴歌雙韻幾句詩亦載編中矣曾聞尤翁之意本欲後人相和以大之而無更追次者誠大欠事今若奉次則亦可及於未刊之前編入於原韻之下而念今士類中惟高明與漢湖尊從氏可以追述先意闡揚此義也頃托之院儒以此奉請於二座抑已俯聽之否此非獨鄙意而已



諸議皆同也編中又有先曾王考所作煥章菴記而有目無文此無本集可考若蒙瞻示亦幸前書所教金洗馬所送九菴集遺落書札謹此承留但九菴集整頓追刊恐無可就之日是慮

答李士能

克謙○辛亥

家禮立喪主註凡主人謂長子或長孫而以奔喪父在父為主見之則立喪主似是指親且尊者也然則是喪有二主也

凡喪亾者有父與祖則父與祖主之而子與孫執喪而已無父與祖則長子或長孫主之參看上下文勢

則似無二主之嫌矣

備要童子服制條或曰童子於長者亦當適減其服者十六以上降以玉藻童子無總惟當室總之說觀之則不當室之童子當適減其服當室之童子似不可減其本服矣

童子服適減之制當觀三殤等數而於本服次次適減一如長者之於童子矣童子無總之說正合商量戴德云其能服者不能禁此說却自好童子亦不可一例說上中殤之人雖云童子其親親之意悲哀之情豈下成人哉謂童子無總而上中殤者於從叔與



再從兄弟絕而無服則其安於心哉

通典凡殤數其年以月不以歲

凡服制以季者不計月以月者始計月矣三殤既定以季歲則其間月數之多少似不可較論通典之說似不必從之矣

父母爲女子適人者當爲大功而服制圖無之

父母爲女適人者服不杖舄條旣言爲姑姊妹女之在室云而最下降服條言凡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其降服大功不較然乎宗子及宗子之妻齊衰三月此宗子固是大宗也

若無大宗則亦可爲次宗子服齊衰乎

服宗子以齊衰者重宗之義也儀禮註謂繼別之大宗子也繼高曾之小宗子則自有本服似不當渾言之也

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若過母葬旬朔之後治父葬則亦當不虞祔而待後事乎以禮記本註觀之葬母之明日即治父葬云如此故雖葬母而不虞祔以待父葬虞祔後行母之虞祔矣後世拘忌之說自與禮不相干不必論也然喪有先後而葬母之間日月稍曠則虞安之義亦不可一日



緩矣用近日 國恤葬前行私葬報虞之制略行虞祭而卒祔則待父葬行之似無妨矣

長子斬忌墓祭當一獻無祝或曰異於喪人無不可三獻之禮如何

楊氏謂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云則朱子已有所行者可以為法或說不然

祔祭祝辭不書亾人之名亾者於宗子雖子姪亦不當書其名耶

祔祭是宗子主喪之禮也雖祖先之前不能安於直書其父之名故祝文不書耶子姪則似當書之

虞祔後不以杖即位則墓前亦不當杖歟

虞祔後則上食不以杖即位墓祭亦不可杖矣

小祥男子去負版辟領衰而婦人則不言何也

家禮婦人喪服乃大袖長裙故不言去衰負版辟領之說若用衰裳則當與男子衰同例而去之矣

凡祭宗子有故介子攝主則亞獻宗婦為之耶介婦為之耶

介子攝行則宗婦不可亞獻介子之妻亦不可以介子之一時攝主適當亞獻之禮他子弟代行似好

祧主遷於庶孽則有題及祝辭稱庶曾玄孫乎妾



子承重則有題祝辭不可稱庶子與  
祧主既遷於庶孽則有題與祝文似當以庶曾玄孫  
稱之妾子承適則似當稱孝如何

答李士能

辛亥

爲妻不杖之說終難歸一更以仰稟夫適子有妻  
子喪而父皆主之者卑統於尊之義也父不主庶  
子庶婦之喪而其子主之者明其嫡庶之分也適  
子與庶子之爲妻杖不杖豈獨以異宮與否論之  
哉此非臆度之說也皆有可據之文故謹條列于  
左○喪服疏曰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皆不爲庶子

之妻爲喪主故夫皆爲妻杖○小記曰父不主庶  
子庶婦之喪○喪服傳曰父在長子不杖衆子正  
杖也○服問曰主夫人妻太子適婦註曰三者皆  
正故君主其喪○喪服小記曰父不主庶子之喪  
則孫以杖即位可也○又曰父在庶子爲妻以杖  
即位可也

喪服疏條此似指異宮之禮也古者適子同宮庶子  
則必異宮異宮則父不主庶婦之喪故夫皆得伸杖  
云矣○小記條此庶婦之喪異宮則父固不可主矣  
若庶子之喪亦不主云則却可疑矣第儀禮喪服圖



大夫降服條大夫於庶子降云既異宮而降服則雖於子而亦不主耶○喪服傳條眾子之正杖云者亦異宮庶子之為其妻杖也○服問條此言王家禮也天子諸侯絕有親期庶子以下既無服况可論主喪乎喪服小記二條此亦上所謂異宮之禮也

禮有大綱領有小節目如木之有榦有條論禮者必先觀其大綱如何而整理其節目矣親親也貴貴也尊尊也禮之大綱降殺之節皆從此推去於此昧焉雖曲禮三千靡不淹貫似不可謂達禮之本矣奔喪父在父為主者尊尊之義也父不主異宮庶婦之喪

者亦尊尊之義也異宮而必主之則尊屈於卑同宮而各主之則卑不統尊今此所引諸條似皆古者異宮之禮因此而同宮之喪父不主之其可乎哉若服問註三者皆王家正統之禮非所論於私家也妾子婦云云先王之禮至於服制初無孽適之分妾子婦既與適眾婦同服則其同宮之喪父何可不之主耶問喪曰父在不敢杖矣方氏曰服母喪之時當父在之處也此據母喪時與父同處則子似不敢杖矣而備要只記為長子杖其子不得杖之說而不載問喪方氏說故世人皆於父在杖以即位未知如何



祖不壓孫而與祖同處則亦不敢以杖即位况子之於父乎與父同在時子當不敢杖矣方氏說當從之前喪禫祭不行於後喪中者不忍凶時行吉禮也期以下喪殯後行禫祭者不以輕服廢重喪之制此先賢已有定論矣故 國恤卒哭後雖行練祥而不行禫然有不然者 世子或后妃喪期服則有何期服不禫之禮乎

禫實為孝子服吉之祭而 君喪白衣冠之時既無以服吉則并有喪前喪禫不得行於後喪中之義此可旁照矣 后妃之喪比之方喪誠有輕重而白衣

冠則同固不可以私禫而借吉於舉國服白之時矣世子之喪雖同是期而猶有黑笠子可行禫矣未知如何

答李士能

庶子婦主喪之說終不免有疑服問註既言三者皆正故主其喪云則庶子庶婦之喪不主者非但有異宮之禮也非其正故不主也所引諸條皆歸之於異宮之禮而他書不有明據不敢必謂之同宮矣若庶人古者本無異宮之制則喪服疏說亦謂之異宮之禮可乎若以統尊之義為重而主庶

妣



子婦之喪則雖異宮不可不統於父而似無尊屈之嫌而父主之者亦不有屈尊之嫌乎

服問註三者皆正之正與正體之正同一正也第服問既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云云君與太子是王家號稱前書果謂之王家正統之禮愚迷不識君太子亦通上下之稱否蓋禮多直證旁照公私之禮互相證照則可也今以服問此條謂上下言之者其果成說乎小註陸氏說來說謂陰氏云恐誤謂非見大夫以下云云者其意亦以此條指王家言也更詳之如何大抵勿論長庶喪父在父為主而惟大夫以上庶子異宮則

各主其妻子之喪者乃古今大同之禮未知如何

答李士能 壬子

先考禫祭在於五月哀孫則不可行禫而祖父則無期中廢禫之禮故可行禫祀哀孫以孝巾淡衣參祀似無所害而問解出繼子於所後喪中不可參本親之禮據此哀孫亦不可參先考禫祀禫雖微吉之祭既有哭泣之節則亦是喪中之祭着後喪孝巾直領哭參前喪之禫有何違悖之禮耶朱子以墨纓至行祠堂祭祀况禫雖漸吉之禮既有哭泣之節則終係喪中之祭今先府君之喪尊祖父



既行禫祭則哀雖服承重之衰孝巾淡衣寧有不可哭參之理揆諸情理似不可疑如何

古禮男女喪皆用掩家禮男子之喪以幅巾代掩而女喪則無他裹首之制當遵古禮用掩而今世皆用女帽女帽創於何時見於何書耶

家禮及備要皆言用掩不必他求俗用女帽非禮制也此中原婦人所着云未知始於何代而不見於書矣

以曾子問雜記諸書觀之則因喪服而冠亦禮也今世之因括髮冠之者可無不安之意耶

因喪而冠誠無不安之義武王既葬成王冠而周公使祝雍作頌辭如此則雖喪中冠不可以無禮故別卜日成冠耶但因喪而冠其節文則今無可據世俗則皆於括髮時作髻成服日承冠此似無端若成服後告由於靈座於其前承巾冠則似穩未知如何古禮俛衾上玄下纁而其制與質殺大同但連綴玄纁而用之今俗柩衣用純色而制形亦不同家禮有整柩衣之文而其制不見焉柩衣俛衾本不同歟抑柩衣俛衾之別名而俗失其制歟柩衣即俛衾也然既謂之衾則其制必與今之柩衣



未知其必同也備要圖既言上玄下纁故鄙家用玄纁之制矣

過期不葬則除服者必藏其服及葬反服其服虞則除之云過初虞後即當除之歟必待三虞歟小記註說只俟送葬則過限之服不敢久服之也初虞而即除之恐合禮意也

古禮有啓殯復用環經白巾之文若用此禮則至啓殯去經與冠着環經歟

初喪未及襲經之前即服環經白巾以變常服者雖係煩碎猶有可說啓殯之時則既襲冠經矣脫此冠

經之重而反加白巾環經之輕者似全失情禮沙溪之備於參考者亦不敢知也

妻喪葬後凡祭似當依期服葬後禮行之而以朱子答竇文卿書觀之可廢時祭雖節祀不可祭如平時然則妻喪除服前忌墓祭皆當略設而只一獻不讀祝一如三年之禮歟  
主祭者有妻之喪禫前凡大小祭當如在三季之時不得備禮矣

答李士能

乙卯

啓蒙上篇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



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宋子所以但言成數雖陽亦生之陰者成數雖陰亦生之陽之意可推而知之故不必各言之矣以胡氏之釋觀之生數爲陽成數爲陰七九雖奇數以成數言之爲陰故易也然則二四雖偶數以生數言之爲陽而易焉六八乃偶數也以成數言之亦爲陰而不易者皆何義

盛說固得矣第高明之看玉齋說似太淡不以辭害意可也其謂七爲二生數之陰九爲四生數之陰者玉齋說似若謂七九雖陽數而以其成數之故爲生

數之陰云而以朱子本文推玉齋之意則七九固奇數以其爲二四之生數本陰故從而爲陰而亦可易云矣其下生成數之分屬陰陽者又演出說本文言外之意而其義固好不必訾呵矣

胡玉齋以坤爲冬至之初卦以復爲冬至之末卦者有何所據耶朱子曰自震之初爲冬至离兌之中爲春分以至於乾之末而交夏至焉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交者交代之義也復爲冬至之初卦至於乾盡而始交婚婚爲夏至之初卦而至於坤盡而始



交於冬至之復也以乾坤為冬夏二至之卦者似有悖於朱邵二先生之意矣且冬至之初猶為純陰之卦則是陽氣未生於冬至之日必待坤卦之盡而始生矣豈有如此之理哉姤復若不為冬夏二至之卦則二十四氣之卦無不差謬矣未知如何

邵子冬至子之半云者非謂子時之半也冬至即十一月之中十一月是子月故以為子月之半乃冬至云矣子月上半為大雪而屬之坤下半為冬至而屬之復玉齋圓圖以冬至分屬坤復之半則大煞可疑

推此言之諸卦之配節候皆次第差錯矣

答李君積思發○丙戌

凡祭主人有故使人將事則出主告辭無所論見誠有窒碍之端前此略有措辭以告之文別紙謄呈○今以某親府君遠諱之辰孝孫某方持斬衰不得依禮主祀子某替行單獻之禮敢請顯考顯妣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屬稱當以主獻者屬稱書之昔季以此疑禮問於先師答以雖單獻不可無告辭蓋喪家依有事告之禮喪出初以某喪告之則其後來出主告辭無措辭亦可而既不以喪事告廟而出主時



無端改書屬稱似不詳審亦宜商之也

答孟成伯 以大○癸亥

一期之後身既無服若在私室之時值人來慰似不  
得以哭對之若身在喪次而親厚之人入哭靈座則  
哀至之極自然而哭矣何可以服除而不之哭耶且  
念禮賓弔主人拜之眾主人以下無拜 家禮及禮今  
引詳之  
次喪人以下皆拜之俗習也如哀之身既服除則雖  
哭對而不必備弔禮以存減殺之意則於情於禮似  
可兩全矣答書則狀上自稱心制人書辭與服中時  
無異而去祇奉几筵四字如何

斬衰練服備要有制如大功之語故因此推行或有  
緝邊之說矣然以其去負版辟領衰之故謂制如大  
功若果緝邊則實無斬衰三季之義矣其可乎頃見  
一知舊緝衰帶布至於冠武亦用條布人之見之者  
孰知其為斬衰人耶愚勸其告由而改之矣

答金汝綏 漢祿○辛未

疑衰素裳素弁環絰是所謂弔服也疑衰素裳去  
環絰而加總之絰與帶是所謂弔服加麻也然則  
弔服自一事加麻又自一事所謂弔服者是弔凡  
人之服也所謂加麻者是致隆師友之服也後人



乃以古之弔服之環經當加麻之義則是弔凡人與喪師友渾淪無別矣我東諸先生皆以弔服行之不用加麻之制何耶

檀弓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註弔服加麻也又子貢於夫子之喪以爲若喪父而無服註引此二三子皆經之言以爲無服謂弔服加麻蓋門人服師之禮據此而已註疏又引錫總疑三縗之說爲言三縗者本天子之爲公卿大夫士之服而諸侯與大夫與士各以三縗爲相弔之服而疑縗素裳本爲士之弔服也庶人弔服則喪服圖式及補服疏只言白布淡

衣今之儒生卽庶人當於白布淡衣加麻似宜矣白布淡衣非常服之衣卒難辨則只當於常服白袍加麻而已諸老先生之白袍加麻者想以此故也三縗之制於禮旣未詳疑縗未知如何製服疑縗旣不能服則素裳又於何施之也與其服未詳之疑縗無寧從諸先生之成規爲寡過也且疑縗素裳雖有他可考於今儒士之弔服加麻似不當并論更商之也

答金汝綏

己巳

時中章句以戒懼兼言之不可謂只說和也

章句時中之中朱子亦以兼未發已發言之更詳之



中庸爲兼己未發何嘗不同此節緊要在能字能屬事上章句之以過不及言者此也

雖不能期月守之既能擇乎中庸而時時守之則是真日月至焉者亦可謂君子人矣然聖人之外皆在衆人之科矣

可均可辭可蹈三者上非無中庸道理而此言三者從一偏言之蓋謂此三者雖無中庸之德而猶可爲也云是知中庸之爲至難能也

就鳶魚而論本然氣質者盛見誠然今夫性理也心氣也云者以本色體段而言也但以聖賢之言心性字者考之心字有以氣言之者或合理氣言之者或專以性言之者性字亦有以就氣上指出理言之者或合理氣言之者或專以本色理言之者如通天下一性之性直以理字言之也盛說太極無物不同之性云此亦上一性之性之意也第無物不同之語圖說註無之不知出處何在抑圖說註性之無所不在之云者或不免筆誤否無不在與無不同義自別不可泛看矣

執柯伐柯爲兩截事以人治人爲一截事盛說得之此章緊要在道不遠人一句以人治人不專是自我



治他人也我之自治亦包說在此矣無論自治與治人位育之道亦在當人之身本非遠人之道也然而章句以人能知能行言之者此是說費之小者故耳位育事亦豈遠於人耶

推己及物之忠恕不足以盡中庸之道而謂之去道不遠則盛說然矣以明道說觀之有以聖賢忠恕分言之聖人動以天之忠恕是大本達道也即中庸之道也豈有遠不遠之可論

庸底德庸底言即當然不易之言行也此兩庸字與中庸之庸無異同盛說平日尋常釋庸字似未然諍解所釋得矣

某未能一者此聖人嘗自有不足底心而自道之如此也聖人之於四者豈真有不盡分者莫非不遠人之道則未論聖人之能與不能人之不可不勉不須言也以聖人不自滿處謂至隱存處此語有病道之大小精粗費隱莫不存何獨於此特言隱也

十五章○孝爲百行之首以齊家言之夫婦好合外內定位然後可論家之齊不齊矣蓋家道齊而後事親亦可以盡道大學先言宜家後言父子兄弟足法此亦先言妻子好合後言父母順矣義皆然矣



陽有鬼神陰亦有鬼神云者然矣但以方至爲死底以既盡爲生底恐不然雖陽生於陰盡處陰生於陽盡處然以陰陽死生言之方至爲生既盡爲死更商之也

十七章○氣之不能無大小清濁偏正精粗者亦理之自然順理而爲之則是均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福善而禍淫乃所以均之也若栽者傾者皆培之或皆覆之善淫之禍福亦皆同之此大不均也以所同者謂均而一齊無異則全不成造化矣

庸卽庸德之庸常卽尋常之常蓋言由庸德之常推

至庸德之極處云庸德之常上修齊等事庸德之極下舜武周事此以小大言之至於日用所行莫非職分事此不可分言更商之

十八章○陸氏說亦未知其是也已言追王太王王季則文王之追王不言而可知故以此不言耶既曰成文武之德故章句又演之曰推文武之意此意字非是文王生時已有牧野之計而必欲追王云云推念文王平日孝思必欲顯親則到今追王實文王之意云也陸氏云文王與焉則義理大錯

在我者不待勸而自爲之遠人與諸侯則事理着勸



字不得

誠字間見層出更端則輒言誠以歸宿之首章與末章專以性理言之誠即理也雖不言誠而實自包在矣

此五段乃工夫築底處說明與篤二字是十分處說而博審慎三字則猶有餘地故以能知得三字換着耶大小與小大活看似好不必泥看如大學本末終始意相先後而不必致疑也

此章因問政而言故以為政修身等語起頭而其實以道與仁為本始道與仁與誠一理也亦始言一理

中言事末復言理也中庸全體之義優具於此更詳之

二十二章○此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者人之性固同我仁義之性故統言之而兼言物故疑之耶此性字與纜說性優不是性性字一般章句即言形氣不同而有異云則章句之意蓋自物我已成性之不同者推其本而言之以為此性本亦一理之所同以形氣之不同故有異雖其異而各從本分上盡其所稟之本性也人能盡仁義禮智之性而為愛敬宜別之道牛馬鳶魚能盡耕馳飛躍之性而咸若矣此所謂率



性者而卽各盡夫天命本然之性也非是牛馬鳶魚亦能盡仁義禮智性而爲耕馳飛躍之道也來說大體無失不必以此性字謂離形氣言之也

二十三章○章句一偏之偏非大學章句偏僻之偏也卽程子語偏言則一事之偏也朱子之引孟子擴充四端云者誠是章句曲無不致德無不實卽此意也元非仁上發見則只推致得仁而止也義上發見則只推致得義而止也當更詳之

全體指仁義禮智渾然之十分全體也無論聖凡若其未發則全體自在更不須言而今此致曲乃發後事則當從己發言之聖人之盡其性之全體者蓋仁發則盡仁之全體義發則盡義之全體至於禮智而無不然矣此所以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也豈可四端之俱發而仁義禮智之一時并盡其全體也不必以此爲疑也

二十五章○誠者自成朱子謂孤立懸空說又曰自然成就道理所謂懸空說非以天地間公共底理說也實就人分上只指其理之真實無妄自能成就而不犯人爲處言故曰懸空說也此言甚易曉矣而道自道始以人之行此理而言章句以心言之之心卽



具此理之本心非心與性對待之心也以理言之之  
理即事為上流行之理非太極本體之理也程子為  
人子為人臣云云是自道之意非干於自成而或問  
以此為自成自道之證何也蓋謂本有是誠故至誠  
事之則能為人臣子云耳以此節而渾之下節則誠  
者物之終始即此誠者自成也誠之為貴即此而道  
自道也一是自字而上屬誠下屬我故謂之破碎耶  
自字元是虛字而非有一定之實意隨所當而看去  
破碎之論初非可疑之說也

二十七章○優優大哉之大即上大哉之大蓋謂大

哉之道無小不入無細不到此所以為大也非以道  
之在於三百三千之多而謂之大也實以其大故能  
入於至小而無間矣優優形容大字之意也謂指禮  
儀威儀似不然

敦厚以崇禮之以字與上四而字不同未知其別有  
義意也敦厚屬存心崇禮屬致知與溫故知新一例  
而又或問所論溫故與知新敦厚與崇禮其意亦同  
何必於下句獨下以字而必究其別段意思耶活看  
似好未知如何

三十章○祖述憲章言夫子之學上律下襲言夫子



之道而下二節盛言夫子道學之大與天地四時日月合處不必重言上律下襲之意也

首章自性言以至位育故先戒懼而後謹獨末章自萬事而復約之於理故先謹獨而後戒懼矣陳氏之意亦看得好矣首章戒懼沙溪農巖皆以兼動靜看而以此章孔昭屋漏兩節觀之其分動靜說明明白無疑而第五節不顯之語章句幽淡玄遠之云則以戒懼專言靜一邊者尤極丁寧不可不知也

答金汝綏

壬甲

弟婦小祥在於來月既無喪主則三季饋奠似涉

無謂而六歲女子在三年內不可撤几筵耶以主喪之服限之為筵几之撤不撤則尊兄弟之服不過五月期年亦無可據但禮無男注則女一人杖所生女子子既六歲則雖異於男子自當服喪三年饋食似不可已如何

答鄭時偕

亨益○乙酉

向聞東遊洞陰此素稱山水鄉到處清流白石想滌盡多少煩襟已足清曠而冥棲之地亦得占築否第雖武陵之遠雲谷之邃猶不出此世界執事者身係宗國今日憂患何地可忘恐終為閒經紀也龍谷台



海上歸來一與之見而髭髮無恙知舊之喜方作楓岳遊令人聞之不勝烟霞之想也鳳九窮居養老幸無恙故最是偃仰山礪偷惰成習志不立學不進爲懼耳時賴金君委來相守不無麗澤之益此則台監之賜也

與金德裕

有慶〇乙巳

近日事可謂始初清明 聖明所以措爲之者十分從容蓋有素定之規模也向來紛紜豈非所謂大聖人作爲非小人腹所可測度者耶多少冤結其亦有知想益呼號於冥冥矣已矣已矣吁可慘也第聞朝

著無人成揀堂兄獨立風頭日應千緒萬端無與上下論議而被 召諸公遜讓方盛未聞有一人赴朝蒙陋無知不知今日義理此果爲十分築底耶伊川之赴召西監尤翁引例於庚申 聖嗣新政舊臣被 召則其義自別而又况今日有輿疾討賊之義則豈可一步逶迤耶己丑之獄松翁退居鄉廬聞命赴召不顧情勢古人處義自有亭當目前位著草創上下疑懼而况聞 駕前上變事端難詳當此之時爲 國家世道慮者何可食息自安固知執事所存所識自別於流俗於此必無異同而似聞以忌故



未即赴 召情理雖切 國事日急此不可言私之時其於小大輕重之際豈無更合商量而處之之道耶且聞堂兄日企執事之入朝此亦不可不念也今此云云願在寒漢太不着題而期待之地不敢不罄盡并乞垂諒

與金德裕

己酉

竊聽於山西來者楓嶽之行歸稅月再圓缺每思之令人愴然若身羽化也况萬二千峯身親目覩盡其妙而會於心者耶中國人有生東國一見之願金剛之勝甲天下可知矣然而鄙人者既生東土今遽白

髮盈顛尚不得一見之則此殆生東魯而不識仲尼者類舉此則凡百修爲其擬議因循無一事築底者可知真自憐悼也不知今行自金剛逶迤海濱否越松望洋則謝屐想未之到矣世所稱關東八景足目所到果幾何其必有記行詩文陶寫海嶽一見可以領略光景者不鄙而一投示則并蛙之幸也仍伏問歸山後炎勢此劇靜養動止何如鳳九邱壑隨分復何足道哉

答金德裕

癸亥

迷兒漢明於其長子喪只服期則其婦之服似當



服大功而不得見可據之文詳加指教也

禮於子期於子婦大功而獨於斬衰長子之妻則服  
嫡婦期季蓋視子婦於子皆降一等矣今令胤既於  
其子而不得服長子斬則為其婦服大功在禮然矣  
禮實言嫡婦期眾婦大功則唯看其為嫡與非嫡而  
服之以期功矣備要不必更言故無所著見矣甲寅  
仁宣大妃喪 莊烈大妃服趙禮判珩初啓以期服  
以士論之謂有乖於己亥期季之制故以大功改付  
標以八因有賓廳會議之舉而禮論更激發矣蓋己  
亥期制主於古禮則於 張大妃當服大功故矣此

亦已著之明文矣未知以為如何

與李斯立

倚天〇己酉

自送兄湘行今再經夏矣炎濕外爍疾病內崇眠食  
想日損顏貌想日削一念懸徃何日忘之外地猶如  
此况去南千里以瘴癘為茶飯者乎聞其氣類難振  
髮無可白尋常為之悶悒也然此皆私情所係而自  
去年以來 宗國之勢憂畏百端顧此身世靜坐則  
圖左書右出門則石白溪清豈無閒趣以自怡者只  
此俯仰憂念實係死生存亡則終亦不自知溪山之  
為樂也圖書之有味也未知何日杞人自無憂親愛



屏海集卷之十五  
共歡會相與之講討於岳色泉聲之中耶所可冀者  
聖明仁愛今日長沙豈終爲漢文之恩薄耶長時病  
冗尺書寄問亦含意未遂耿耿者懷徒自黯悵多少  
書何能盡

與李子雨

聖龍○癸亥

原隰之役卒能平善 王靈攸暨固宜神護而公私  
之喜寧可己己良役變通別單着此拘拙真沙門之  
梁肉而猶復請覽則必有傍觀者發大呵矣第區畫  
之詳令人歎仰近來以此立議多歧而此最似優蓋  
目下人心極澆紀綱極紊雖使有十分良筮明知其

向後便利者若係新令者實容措不得此則就其中  
實行變而通之義而民自不知矣其簡優利益不止  
無加賦之爲正當而已也然若自 聖上先能淑人  
心整紀綱思所以奮發圖治之意則捨此而亦豈無  
大要張大振作之道耶嘗聞之程子之言曰小變則  
小益大變則大益其小大之者亦宜量時之如何矣  
未知以爲如何也

答洪有哉

好人○庚午

曾於尤菴先生集中得默守崔公墓碣一讀之默守  
公之爲我東偉人蓋知之今又伏見所惠東槎錄者



其事到手頭應接不窮無入不得者真使乎之才也若詩文之渾厚活轉尤爲華國之手者亦不足稱而至於心性之論說精說微不失程朱子門路屢千百言多所闡明雖先輩儒賢文字明白峻潔實罕其匹使中州諸大人莫不尊敬歎服益知本朝儒學之盛則其功又奚止二三子屋下閒說謹拜受讀殊恨得賞之晚暮也陽昭日敷閒養動止伏惟康吉鳳九衰疲醜劣何足道哉

與李汝五

秉常

大冢宰之偉任太學士之峻望一時靠托眷遇彌隆

擔負益重竊喜平日文章雅識於是展布矣第念人心日陷溺世道日污下雖或措爲必着處憂憂動輒招咎而已情到之地不得不爲之憂悶也爲肅廟殫報之道猶有史局一事執事亦豈不念得到此而何乃固讓此久耶銓選之職最難者揚仄陋鄉曲之可惜人物執事何能盡有聞見昔在顯廟己酉太學請復貞陵通南西同治章久畱闕下寒水先生於是時實執耳太學疏罷李相國慶億以銓長委訪曰君今疏舉也久閱南西多士必知多少人才吾之今來者爲聞其人才也先生喜其意勤爲書十五



許人以答送匪久大政而所列錄者皆入擬中當時以為真公議先輩作事蓋如此豈不美哉今之掌銓者亦以誠意訪之知舊人心不如我心雖不無挾雜之言自我採取則豈亦非廣搜之道耶伊川謂在位者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此正今日之弊未知執事於此以為如何

與李汝五 工未

恭聞下風台爺淪迹海鄉已月餘矣距此山居莽蒼耳自發從兄新 啓寢夢驚愕無意出門相阻一就悵係則亦自不禁時事不須言尤翁謂如欲一一歎

吃則雖石頭將瘦死者真經歷語也俗語云無餓死宰相如執事者手握正二品告身己不憂此而婆娑山海吟弄煙月怡然之樂何啻鍾漏之行耶然煌煌三百年基業將無地稅駕則其所以樂之者竊恐不免於范希文之先憂矣不知今日憂此憂者亦幾人耶此真大可憂也秋日清鮮仍問靜居歡侍體中凡百一切宜迥否鳳九跽伏山阿飲啄聊自在耳近當一討荆扉以續烏山之一宵話多少不究

與李汝五 工已

世道迫隘容得此一箇身無地驅遣數千里外已果



優寬閒否北土漠漠多大風寧不自苦第此風頭此脚已慣却立定劄住想行患難之操隨遇而無不得矣眠食能無減損動靜一切寧怵嶺海非死人南還豈無期也但歸優撓迫更無以自適其去其來俱足憂患雖善爲人謀忠者亦不足爲足下謀不如兩忘而直從真義理做去也最是禦魅之地猶聞不敢聞之教一心悚惕將何時已也哀子向者臺言罔極至及邱墓痛心當如何該曹覆 啓將至對吏蒼黃西入屢日等待幸賴 聖明燭悉終焉無咎今方還廬而道途奔遑新春奄迫撫時慟隕益不自聊也

答李汝五

辛酉

前書眷眷不能無相求之意其不恥降詢於布衣之交者甚盛德也如有可言者豈敢以孤陋終自踈外耶昨年進退儘皆有據無容更評中間一着雖不無士友之感係是節目事已屬過去不曾提洩矣至於宗伯之出膺竊所未曉所可惜者今日之進無可據則前日之可退而退者并歸於無所執也此蓋執事自謙大過而嫌於自重也是以進退大節也而亦故循俗或恐稍異而爲世指目也此正可慨也執事以清名雅望秉義守志退居邱壑義理文字惟日親切



今焉三達俱尊士望益隆則執事之一進一退一言一動莫不爲士類之所觀瞻執事雖欲自卑其可得乎士類倚衡不期在而在於執事世道之責不期歸而歸於執事矣惟執事毋或歛然自小而只思退步必明着眼硬着力以自擔荷也顧此云云非必欲執事之進當世務有爲於不可爲之地唯於進退言動之際一切裁以義理毋落第二等使一種士論不至墜絕則自然有以砥勵頽俗而士類賴以倚恃矣不然而隨例而進隨例而退進而不得爲進退而不得爲退而其施於言動者無意於正大嚴直底道理而

僅僅乎自好規模則士類何所恃而爲重頽俗何所觀而自勵耶望執事自戒而加意焉近聞 朝廷有新命令雖如栗尤大賢之院而至於朱子祠謂以令後一併毀黜云朱子孔子後一人栗尤朱子後一人而已其破敗至此慶元之腰膂斷絕不幸復見矣此何事也想其結梢則關由宗伯執藝之義豈可無一言而平署其案耶此大義所係一疏而歸則其退也可以有辭而光士林矣固知執事之不肯犯手而此不可自不爲而已必痛言之可也又不但言之而已必據以爲進退之節亦可也未知執事以爲如何自



謂平生知舊不道雲泥之迥言之至此蓋情到則言  
淡其不以僭汰而諒察之否

答李汝五

壬戌

衷紙所諭謹聞命矣大宰位崇矣出處義大矣不憚  
俯須於布衣之交真盛德事也不圖衰世親覲之也  
向來毀祠事已屬過境不須更理而第大官進退必  
明白正大可以有辭而爲世倚衡凡秩高而身進矣  
則職無冗繁於君德所係宗社所關又如斯文大義  
理其匡救論辨義本無殊昔韓富馬呂諸公以異論  
於新法得罪退居而因事抗章盡言無諱朱子以爲

迹方孤危豈不知重咈主意之爲患誠以愛君憂國  
之心切於中而不暇顧也蓋其同休戚之義退猶若  
此况身在京輦起居朝班而目下事之不可不言之  
者又非特一時新法之可比也耶然勢有所不得以  
言言之不得以行則孔子亦有不可則止之訓退而  
自靖固一箇道理既退田野則雖韓富馬呂欲言而  
言實無必言之責矣吾之所處豈不有餘裕哉如以  
爲進非吾志而老臣異於新進退不忍僂訣茲不免  
羈旅進退者亦宜以退爲主以進爲客散居近郊無  
遠軒陞而國有事時或入覲則此盛書所謂歸養



屏溪集 卷之五  
殘疴就伸分義之義也若不然而喚客爲主則其勢雖欲退而無其路雖退而不能久不得已長在輦下而近來事變日生既無以臨事退坐又不得隨事盡規終不免隨行逐隊之歸矣然則其羈縻不快活果成何等義理固知執事之意在此而不在彼考其迹竊恐其第一等讓與別人矣當今之時是義也不之誦於執事于何誦之望執事自待之毋太謙謙爲世道重蟄影窮阿樵社之名不宜唐突台座而只是平昔無言不到之說不敢孤示可否之教且冀望者重故言之不得不至幸無曰迂甚而少留意之

與黃聖徵

龜河○丙申

扁舟載節橫絕萬里鯨波人情儘無窮送者可不懸念第王靈攸暨此身亦想賴以安吉用是爲慰賑事何當出場抑姦細毋得中間操切俾令惠澤遍究庶可謂思過半矣已今所事垂畢必有所區畫者矣鳳九方借商船泝峽此去僅三百里地而辛苦旬餘日可抵達比老兄一帆萬里快澁當如何向蒙俯索贖詩而其時病未能追得三絕句聊答盛意儻不以鄙拙而撥之否

與權仲蘊

塋○癸丑



陳同甫之髮蒼蒼出口氣於少年叢中而數月事業作一唐子方耶強項令三字褒何遽不及俊殿之畫耶瘴海蠻蜒今將經夏知舊孰不憂之而竊想患難之素操必如西山之不見幾微矣惟是帶方消息令人髮豎眼前世界竟如何出場肉食者不知慮漆室之憂益自切前後凶變每自湖南先必有所以然者兄謫在此其所憂怕不啻瘴霧之毒也日間將大全書理會過義理益親切至其論時事處直說出今日世道尤翁每言我朝時勢與南渡後相類故朱子言議益相符如封事奏劄殆若爲今日津備言者雖不

能略施於當時又無以見售於今日然其小大義理不可不知須及此閑時專用力於此則亦朱子所謂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者也兄其勉之落任海隅窮山寄信無其路茲作此八京禱不知能達座下否天時漸熱起居眠食一切珍保用慰瞻祈

與權仲蘊子章懋丁巳

先生墓誌久被敬仲之托事體忒重才力譴劣不敢遽爾承當矣自念平日恩義無間父子而於此終孤則殆無藉手而歸拜於地下茲不量力頃於年前已僅出藁而仍值禍故閣在中笥今倩傍人整書一本



屏溪集卷之五  
謹此呈納用備紆覽只是見識陋淺筆力粗下遵依  
譜草敘次事行而已於先生氣像之宏大德業之崇  
淡不得揄揚其萬一矣擬俟諸君子隨見籤改以成  
完本幸無憚一一籤錄入便付示

答李季通

漢○丁未

文城半載熟知海之爲巖治矣士風極蒙陋民習極  
悍頑海防全然踈虞各邑亦多弊端一族之患在處  
皆然而海西殆尤甚焉詳定之法初似商釐而到今  
尤多其弊矣其細者不可言而大而不可作歇後者  
如此不知如何措設以施濟物之心否比爲州時其

責繁有重矣試觀今日朝象使執事而居朝端實無  
着手處報效之道惟在外矣無作俗吏目前苟完之  
計豈非區區平日所望耶第有素患實有源委葢劇  
之餘能無添加之慮而和氣晚舒旬宣動止近如何  
公私係戀不敢少弛鳳九山居保靜分也幸但又辱  
召命而進步無路益不勝惶惑也松禾地間設尤遂  
兩先生影堂而殷栗金生弘濟寶主其事金卽尤門  
人金君莘望之子而渠亦出入江門兩代皆海之望  
士也此事若議於始則不必勸之而旣已立祠則固  
不可毀之亦不可不隨力相助奉安在於來初云須



拔力送助毋使多士有落莫之歎如何奉安祝文遠托於此不得已撥拙應副幸亦即付送之

與洪惠伯

啓迪〇己丑

新元直履何似伏惟若序康綏去歲十月望自江門復程翌日入華陽見 二帝祠拜老先生遺像泝流而上仙遊洞松翠嶽色之中坐酌行歌悄然吟老杜無伴獨相求之語忽然崖岸上見吾友題名驚喜茫然殆不可狀而屈指而望先我數日恨不得相携遊如晦翁南軒之衡岳勝遊也且想兄行亦自華陽而入必過 萬東祠下矣其慷慨擊節同一懷思否二

先生授受區畫蓋出於含忍不得已之意雖暗聾跛蹙觀於此者孰不增百倍之氣也然義理漸晦舉世賈賈則此不可與人人道矣吁可傷也頃侍江門函丈出示一冊曰此宋校理叙九所裒集而近自堤上送來于此蓋騰出老先生講義於 筵中者 刻聖之批諭於老先生者合為一冊名曰講義批諭通編此實老先生收拾晦翁文字於鶴林編中欲付於大全之故事今日尊尚尤翁者愛惜一句一語固當如此也然函丈方欲繕書八梓而叙九丈所編次者止於癸亥十二月若甲子正月後至己巳六月則未及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五  
畢就矣此不可絕其末而徑先完役故亟欲考出堂  
后日錄以卒其編而實無開口者此時兄入翰局方  
優考閱未可偷閒拈出使善書者膽出耶事係斯文  
幸毋作歇後看己巳春後凶徒疏啓後 命時傳旨  
及凡係老先生文字并皆膽出如何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五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六目錄

書

與金仲禮

在魯○一

答趙子以

尚健○二

與權明仲

燒○二

答閔聲甫

應洙○三

答鄭陽來

亨復○一

與李君範

箕鎮○三

與尹德輝

得和○一

與李元亮

亮臣○一



答黃子直 梓○一

與金君弼 相爽○二

與申汝仁 處洙○一

與俞展甫 拓基○三

與趙國甫 觀彬○二

答金弘甫 毅行○一

答金士重 致虛○二

與李子三 台重○八

答洪文饒 格裕○二

答尹景孺 汲○一

答趙仲禮 明履○二

答朴士洙 聖源○一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六

書

與金仲禮

在魯○戊午

竊聞承膺出疆之命脂車期邇冒炎北上爭似飲  
 冰萬里之行非衰老人事王靈攸暨神明護相其  
 終保無可慮而親愛之念亦曷已也百年皮幣已成  
 茶飯人心之扭風習已渝殆不以爲恥矣閣下於含  
 冤忍痛之義講之已明山河舉目俯仰感慨想其恥  
 辱於庭屈者必無異於城下之初也况近辱書噴言  
 忽地踵生未知近日事情誠如何虜情元來叵測亦



屏溪集卷之十一  
不可不預講之矣事不到手不可形筮而先以一死  
字硬着在不卸則未論事機如何便無難矣位無小  
大一許身者義孰不然况如閣下位三事也平日廷  
中無事猶不念此義况使乎異國以一切從事耶向  
昔罰金以來至於近日其辱言貽國者竊以爲於此  
一字講之不素也伏想閣下盛筮周審寧或小漏情  
到之地自不覺言之淡矣不敢知以爲如何

答趙子以

尚健○丙申

手帖可慰函丈疏 批旨固料如此矣竊聞大臣即  
有 筵對而無一言匡之至於睡相亦終默默尤可

慨然示貴疏事聞之已久矣不但少弟之聞之久矣  
世人之聞之亦久矣今何遽止之耶義理之辨若不  
能洞然於老兄腔子則猶益加講明而此則想不待  
講之而已明矣爲之在我止之亦在我固不在他人  
勸沮也第看今日時勢孰有能勸就此者耶但即今  
則似難徑發而先機浪播實作事之大忌切望戒之  
與趙子以

春臺笑別復一蕭寺故事不須歎吃而嶺之南北便  
隔千里不復聞茶飯聲息悵黯亦何能己己也朱夫  
子每誦東坡舊學終難改之句以爲坡翁海外意况



屏溪集 卷之十一  
淡可歎息今日吾儕之望於老兄者豈坡翁下耶溪  
頭把手語其記有否須取朱文大全大着心神毋徒  
綽略看去以資口耳必窮理實踐以爲異日需用也  
近風色愈勁尹志述等疏頭五人四館帖榜國子堂  
將此不己未知終如何出場也別詩謹此追呈陋拙  
可媿此猶敘情懷爾何必島郊之清踈也一笑惟冀  
自愛加餐

與權明仲

焜○丙申

奉節今一旬強不知今夜宿次何郡而一行凡百想  
珍勝發京日豈無意遠將館外而路左擾甚不堪着

此寒蹤不得隨咸器後塵至今猶滾滾思戀別詩撥  
拙追呈僅敘情抱耳第行登統軍望遼野之人烟蕭  
瑟鴨江之冰雪嵯峨僕者以脂車告而座上無城南  
北故人以相送矣想老兄悄悄然不知爲懷當此之  
時展此一讀庶慰渡江之思而亦可敵西郊一盃然  
則拙者之詩反勝似諸詞人祖席之華篇好笑惟冀  
行旆春與遄返以副公私之望

答閔聲甫

應洙

慢書一己可爲驚心今又繼至而其侮辱更一節加  
矣末梢必弄得甚變故憂懣不能已况官門咫尺敢



揭悖說則境外慢語亦猶不暇言者痛矣此何事也  
我國三百年培養名義爲國而却已掃了都盡今日  
之血氣含生想同此慨惋也兩爺行譴從兄海置今  
日何能免獨從兄本病痰崇而去入炎瘴之地私心  
憂悶不自禁也然 邦國之憂旣大則此亦不足論  
也絕海之行不忍不握別將向京口而仙居又數百  
里而遠只益東望悵恍也自退處江湖閉戶看書惟  
屬自己其不廢尋理之舊業否憂時之淡則經世之  
念益切想不將閑漫文字遮眼消遣矣須努力自重  
以副區區之冀

與閔聲甫

甲寅

向作楸行路過京口得值仲胤承聞執事所遭椶槩  
歸伏窮棲更莫之詳後面出場果何如紆念不敢置  
第問當初事端何故拖而至此竊聽諸議以該國王  
云云語十分譁然此蓋向來臣民之憤惋未已而此  
事又出今日執事實任使命慨歎尤有甚焉者矣然  
伊時因仲胤而得見先來狀狀中與彼往復者無此  
句語有則必爭之此必以別單中刑部文字汨董傳  
說矣惟是康熙廿九年例云云果是罰金則 顯廟  
時八諫故事照人耳目執事誠無以自解矣平日所



屏溪集卷之六  
期於執事者淡且重矣茲事想亦有所以致之者毋  
諉以已事前後委折一一示破也萬里驅馳旋就囹  
圄雖今解脫不遐有傷損而閒居以來眠食近更如  
何

答閔聲甫

乙酉

前書中薦人云云其果得其人而仰副 聖教之勤  
乎台之必詢於弟者其意有在而孤陋寡聞何以仰  
塞第以所見聞者一二而言之進士曹世鵬居金山  
即梅溪六代孫而申大成敏一外玄孫也受業江門  
問學踐履見推士友間孝友之行鄉里稱之士人鄭

脩居梁山曾不與之一見而以書尺往復者屢矣觀  
其論難義理大抵博學多聞之士也生長於遐僻孤  
陋之地有此秀特之人甚是奇事今若收用則亦可  
爲激勵之一助矣第其名在於壬癸間凶疏人李德  
標疏下蓋聞名帖後疏意頓變而本非其情也不必  
淡咎耶雖今衰微三代無官爵可稱而亦鄉中士夫  
也清道士人朴重采即參奉太古之子以文行見推  
鄉中曾於堂姪之繡衣也抄入薦剡矣此三人須更  
博采公議以登薦聞如何雖不能盡入剡章亦加意  
問之以示禮待之意則亦可爲勸獎之道矣曹則弟



以同門相知之而近年黃澗行屢與之講學嶺以南  
誠不易得此則必不使泯沒宜矣似不待更問而可  
知也近來方伯要得公論之名所薦進必在午人此  
甚不佳午人頭腦已不正午人豈有不致知之問學  
士也兄必不復蹈此習也

答鄭陽來

亨復。○辛未。

今日之人物眇然經綸則訏謨憤憤固不足以成事  
務而稍可觀者惟言議也三司合達終能復發而辭  
理峻正大強人意然 筵教之下摧沮隕穫不啻嶺  
海之血脚如此其敢有復開口者耶并與其稍可觀  
者而無可觀焉不知 宗國將何地稅駕胥命其已  
出場否憂慨之極猶不暇念及於台體之寧否也

與李君範

箕鎮

東江西湖係想幾季天日復明斯文誣昭士林之幸  
何言 嗣服之初收召士類此元祐後一初可謂有  
爲之兆兄輩實有其責朝野之想望其可使不落莫  
否耶第兩先生享爵雖令特復 聖教於本事是非  
既未之明 賜處分况致雲誣啓無一語痛斥竊想  
聖意於是而特啓其端而已必須朝廷之上一下痛  
陳其前後是非然後可冀 聖上之明辨而至於讎



屏溪集卷之十六  
叛之說不可以尋常誣賢之罪罪之諸議於此未知如何固知吾兄於我師門不啻如范淳夫之於程伊川矣若終無一言以白則豈能免朱子所譏耶顧瞻朝端無可語此者而事係師門不敢憚於煩猥且於吾兄故發此口果并蒙諒否

答李君範

戊午

竊看盛意以民饑爲憂此固可憂而所憂無大於花山事此輩意中已無官長推上一層安知不又有無上之心耶兆正不祥真大可憂也朱先生以爲旣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爲輕刑以誘之使得肆其凶暴

人無所忌者非今日之謂耶鶴駕之祠有之可也無之亦可也而在今日一士趨嚴紀綱之道不得不必成之似聞執事發端於筵中而見沮云誠無奈何而鄙意猶恨執事於將赴之初不先以此把作去就路資也宣化之責不專在於簿書期會其必正人心淑風教明禮義以爲一士趨嚴紀綱之地者當務之急幸執事之明着眼大着肚也

與李君範

己未

夏間嶺南時手書迨用慰荷近得之邸報台監進長司寇入讞宣室主知人望可謂隆摯自此士友之



屏海集卷之十六  
冀責又將不淺淺果使之不落莫否今日道理入未  
必不如不入不負初心真是第一義而或否者反不  
入之爲愈也未有入而後量也其入也必已自量之  
審者不知定計如何右揆期年而後言所欲言比陽  
城發得早也第不在早晚言之行也誠世道之幸既  
發之矣想不但已而同人之義必亦相與周旋則豈  
非所謂瞻仰之在此一舉耶

與尹德輝

得和○己酉

吾同堂兄瘴雨蠻烟二經炎夏髮無可白身無健時  
熏心之慮無可及於親知之去謫而况兄輩天錫

之清涼之地今日此行幸也又况兄以官爲謫居處  
優使令足又免口腹之累其所厄困何至如吾堂兄  
與李元亮輩耶毋作憂愁意毋起陞鬱懷將此暇時  
取讀程朱書長智慮篤踐履毋孤明主玉成之意  
也然絕域荒塞山川曠漠逢人少依稀言語輒殊異  
如非坡翁鐵肝石腸排遣得不容易果能書冊以遮  
眼義理以潛心日有其味則自不覺人不知之樂矣  
此心寧或憂愁陞鬱而至於無聊耶若否此而欲將  
外物而自慰之者直恐潛菴許大氣節終不能無損  
於當日也此亦不可作歇後處也今日民生一切倒



懸亦宜留心撫摩使 聖上字惠之意下究遐裔則  
真不負特補之意矣

與李元亮

亮 臣 ○ 戊午

洛邸貺顧日月屢改猶不減慰荷竊居澗谷無所聞  
問近諦使乎有 命出疆不遠顧此窮蟄遠將不得  
搖搖干旄瞻望悵溯第今皮幣之行世人之所徇安  
而如足下之熟聞於鯉庭常激昂於楚山遺訓者其  
憤冤痛慨尤將如何遠役義雖不敢辭而吾黨之所  
以存於胷中者終不可忘也近彼噴無端前後燕行  
多致辱國目下雖無見顯之憂亦不可不預講凡百

周旋固在應機而大體以富范所已行者自期則事  
到自沒難處矣未知以為如何以兄地望於此等處  
若或少差則士友之缺望當何如幸益留意

答黃子直

梓 ○ 甲寅

近年以來不幸 本朝受侮彼人噴辱多端臣民痛  
惋復何言哉聲台之行前後委折既無以詳之而彼  
言雖曰不必更慮似聞殺越正犯終不捕得此事末  
梢誠莫知弄得如何後面設又有噴言之不堪聞者  
果將何以處之想亦有定計矣臨機裁度須在當局  
者如何而以十分築底處言之若多般周旋終不可



得則行中多少人馬盡令東還略計不得已所帶者約數三十人而又計數三十人一年糧資而取之行中以為畱在不敢還之地則不但在我之道理誠然彼豈無所轉動之道耶如或驅迫不令畱在雖關外或盛京畱彼之境亦可伸吾之分矣若畱關中則日至禮部門外以示不得則不歸之意一年二季豈終不出場耶自丙午罰金以來此義無人識得以致本朝之受侮種種可勝歎哉

與金君弼

相漢○甲子

兄平日自謂於山水無情而今焉第一名區居然為

我泉石造翁亦太沒意味惟屏溪畸翁一入蓬萊而逸臺看楓餘債未了使兄而作仙府主人者想為此翁之更續未盡緣耶然則晦翁天公會事發云者正謂此也堪發一呵曾聞趁重陽入正陽則正值楓酣今季節似差早重陽則楓候或晚晚否幸問新迎人回示之赴官僕卜何日而目下起居經歷蒸潦無大損否弟秋意日生庶幾可蘇况醒樓清興已覺蹉蹉聊自喜也少多期在仙都清會

與申汝仁

處洙○壬子

年前持一書寄候不承見領語天涯地角固易沈阻



屏溪集卷之十一  
而堂姪輩本善忘於傳書不但來書之難得到此抑  
恐去札初不入覽也惟念兄情理每不勝悒悒今至  
黃溪覽兄抵家弟書滿紙縷縷無不結戀慈闈殆不  
能自堪一字而可令人一涕人孰無親顧今世無人  
敢肆言兄情事慨傷何已然亦復奈何惟慎身無少  
疾恙可以慰慈念篤學勉所不能可以副士友其於  
不在我者言之何爲思之何益北上數千里之地最  
稱苦寒即今南土炎盛未知兄杖屨間亦能生和否  
知兄最於麴生多情憂愁之時正好相引消遣日月  
而若念蔡文忠瞿然於賈存道之詩則想不至把他

作損者友耶

與俞展甫

拓基。丙午

頃者委進蓋爲阻餘歡展而炎威壓之於上體貌拘  
之於前坐席不敢支離究竟阻蘊不得則歸來猶有  
餘悵炎勢稍殺歡侍餘旬宣體候近更均福否嶺外  
之士風民俗曾已閣下之諳熟而按察又過數月矣  
凡百細大想亦整頓其無一箇半箇掉脫殼中否耶  
綱舉目張規模斯備雖不可只持大而遺小然宣化  
體重所可務者未必在於簿書期會其於正士風一  
民俗上不可無加意焉者此固任方面之大體而今



日之嶺外則於此而尤不可不念未知以爲如何管束之下體例既嚴起居之奉宜不敢有他語冀待之地情到之辭有不能自己者或可俯恕否

答俞展甫 丙午

老先生經禮答問纔自盈德送來此前伯時所謄而摠十四冊盈德之意必欲使鳳九仰稟閣下爲入梓計多少當俟納拜時奉詳而曾蒙盛教先欲更移他本茲敢送納趁此暇時即速謄出誠亦幸事并謄二本一件則付之鳳九如何既蒙下諾敢并瀾之耳

答俞展甫 戊午

前月中惠賜手書並五層授自邸優莊荷不遺拜感慰釋不敢歇後也仰惟低徊藩府浪迹幾季今乃不區區於拘擊快膺 明命出當世務蓋緣遭值迫隘殆無以一回轉身而出處大義也豈徒靠於一時之分義以苟安而已耶必有成計於中者真不草草在平日期與之心其所以瞻仰於此一舉也切切然不少釋矣今承盛諭不能無求聞之意未知真有此意耶其有訪於布衣之交者誠足感歎顧其義不容默默而區區陋蔑所見聞不越於樵牧之社有何言語可以警動人聽而有裨於大出處大言議之間耶第



聞量而後入未聞入而後量執事之量之已熟矣今  
更何量執事今日之義只當鞠躬盡瘁成敗利鈍不  
復顧慮惟目前義理直截做去而已其一種不敢入  
朝者他只欲靖其自己而已此實不得已也曷若儼  
然臨莅於朝廷之上上格君心下辨忠逆洞明是非  
之源審察消長之機不失先後緩急之勢不作苟且  
姑息之計庶幾做一代清明之治之爲第一等義理  
耶執事即今所處雖不欲以此自待不可得也若謂  
向來低徊不過私計之便今日膺 命亦係迫隘之  
極而密察時勢之艱危只計情理之切迫似出似處

溫暖吞吐不得明白快當而畢竟蕻蕻不免爲隨波  
浮沈之歸則出處大義初無可論而後面一箇身心  
亦將區處不得此則的不可爲執事者道士友之赤  
心期仰終安得不以其第一等者待之耶若一如吾  
志之所欲爲義明事順則誠公私之幸雖不幸而破  
敗以歸其所摧敗亦足有辭與彼優游寵利全沒巴  
鼻者豈可同日語哉盛意之勤不可孤不敢自阻於  
情到之地而此等義理本不難知但行之則難在執  
事則須明着眼硬着力可做幸留意之○即觀朝紙  
執事連日違 召未知以向來一二疏語之暗射而



屏溪集 卷之十六  
至此耶抑當初出膺元非素志雖或不得已而一肅  
終欲必免故耶第既出之後雖欲旋歸不但不能遂  
也在我亦無着落要待可言之會一盡在我之義以  
決進退者此似快當未知盛意以爲如何願聞成筮  
所存耳

與趙國甫

觀梯○癸酉

向來大故遭罹始聞愕錯上爲 聖明慨憂咄咄不  
暇念大資晚節之奇偉徐俯思之兩代樹立前後  
卓不得不爲世道欽仰歎服之不己也如千里血脚  
關塞顛頓又不暇念矣况聞伊日雷霆上壓威杖下

逼加之天雨如注七竅沈汨幾不免塞窒而舉止整  
暇言語不錯及其荇棘 命下則怡然就途若行者  
之歸家坡翁之鐵肝石腸西山之無幾微見色者可  
謂今日復見何其奇也第與伯氏老兄同守鄉廬則  
寧有此事是可歎也然其不與之同者初非爲爵祿  
計則其心亦足悲夫且聞令長胤郡守此際奄忽死  
生不得相訣摧慟冤酷想益不自抑也

答趙國甫

甲戌

自聞禦魅之行終蒙 恩霈遂返初服士友與有幸  
矣即者華陽院儒袖致大資崇牘承覽重回慰賀不



淺淺庭碑事盛教此勤第不勝媿悚也凡金石文字必倩詞苑大匠者自古而然本非草茅荒拙者之任而且院儒既仰請閣下今遽代斷豈無血汗之羞耶况斯事體大老先生崇德茂業誠不可以蕪辭形容萬一而諸議之敦迫至此區區分義雖不敢終辭自顧神枯氣頹無望成就得大篇文字則實恐斯文大事畢竟償誤也念之益悚仄也

答金弘甫

毅行

暘谷先生曰性有三層第一層則超形氣單言理故人物皆同即本然之性也第二層各指其氣之

理故人人同物物同亦本然之性也第三層則兼氣之清濁粹駁而言故人人不同物物不同此則氣質之性也竊謂其第二層性既曰本然之性則不惟在人無不善物亦宜無不善而究其實體不能無不善者存此殊可疑夫梟獍食母而為梟獍者所皆同則此正物物相同之性而屬於第二層本然之性者也彼悖理反常窮凶極惡如此而亦不害為本然之真性乎食母既為本性則食母之中有優劣分數者又當屬於第三層氣質善惡之性而優為善劣為惡也人有盡梟獍之性者則又



屏溪集卷之十六  
將矯其劣之惡而反乎優之善以盡其食母之性此豈理耶陽門諸友及韓後遂述此三層說主本性善惡之論甚力曰本然云者本如此之謂也人之性本如此善物之性本如此惡則本性豈無善惡乎諸友中近有變改舊見者而其主三層說猶自如也夫本性善惡之論自三層性中推出來則其守株於根本改觀於枝葉者益見其觸處矛盾而卒無以相通也若梟獍之食母依舊屬之二層性而委曲以求其善則顧人之性既以正氣所稟而善也彼梟獍之性以偏氣所稟而獨可免於惡

乎屬之第一層而掉了梟獍之氣單言其理則可以善也而此是人物大同之性所在處則非梟獍皆同之性所可猥廁也屬之第三層而附于濁駁之中混作氣性則不妨其惡也而此是物物不同之性所寓處則亦非梟獍皆同之性所可贅據也若任其自在之第二層上而名為氣質之性則最可以無弊而亦無奈於本然之層位一定不容復以氣質字亂也反復研究卒不得其一線粗通之路而然此三層性說粵自遂菴先生已面命於暘谷則於本性善惡處必有推通之論乞賜指教



陽谷常論理氣說以爲太極超形氣而言五常因形氣而言因形氣言者各指其氣之理故人與人同物與物同而人與物則形氣不同故人與物之理不同以此而爲人物性不同之證以辨巍巖人物性同之非鄙見自未見陽谷時論性適與陽谷同記昔戊子冬與尹晦甫玄彥明韓永叔同會講說於禮山之香川寺鄙詩云性理一而異一者性卽理之謂也異者言性之位分與一原太極有異之意也同會諸友皆以鄙詩爲非巍巖亦書來非斥蓋陽谷則於此大論本與之同矣最後陽谷之在板橋時偶說及此始聞

其性三層之說余則不然也自此相對說此每恨兩見之不相合第其性理本意元無大異而不合者只是文字下意之不同義理所係無甚關重况此不止陽谷而已先師文字亦有此語豈不欲棄而不復道而昏蔽之見猶不能開惑若值士友之來問則不能不答而獨持前見誠有所兢兢不自安者矣蓋太極之理本有體用圖說第一圈無極而太極理之體也第二圈以下太極之流行理之用也體一本也用萬殊也一本者一理渾然萬物之各受而自爲其性者皆本於此而無可指而名言故謂之一本萬殊者萬



物之形形色色各受此理而隨其形之各異理絕不同故謂之萬殊也但聖人之言性始於成湯若有恆性之性蔡氏之傳以爲仁義禮智之理與心俱生者所謂性也繼而孔子言成之者性子思言天命之性朱子釋成之者性則曰物生有性釋天命之性則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程子曰性卽理也此性非不是理也以朱子與九峯所釋者觀之性是理之各賦於萬物形氣之後稱言者則此其理之用之萬殊處而始立名者也今指理之一本而謂性之所自出可也直就他未成性之地而曰性之第一層義意終果何

如也惟是先師性說實在戊戌而命性圖又著於其數季之後圖則因氣質言性以單言理兼言氣分別本然氣質兩性一原天命則書在兩性圈外面以示一原之理爲性之本原而已不復以一性字着在本原而爲性之第一層此與先生平日言性而曰各指其氣之理而不雜氣言者同一意矣雖有前後之同異當以後來命性圖爲定論顧何傷也盛說竊謂止宜無不善云云誠得本然之性體段矣至於梟獍之食母認爲本然之性至疑本然之性亦有不善之雜則此全不然勿論人物而本然之性則單言理也



屏溪集卷之十一  
理豈有不善若言梟鏡本然之性當單指梟鏡所以  
爲梟鏡之理者是其本然之性而卽亦梟鏡上各一  
太極也於此其可言惡耶其所食母明是氣質之性  
也今主性三層之說以至本然之性亦有善惡云則  
又失暘谷本意者大矣未知諸見以爲如何也

答金士重

致虛○辛丑

大功七升鄭註謂鍛治之功麤沽而賈疏言可以加  
灰蓋用功雖麤沽其爲練則可知矣齊衰之冠降服  
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而齊衰之傳謂冠者沽功  
則卽大功七升之鍛治麤沽者也齊衰冠以傳註觀

之似不是生布也第古禮雖如此三季之衰初喪冠  
布豈可用練家禮之不用此等煩文恐不是無義也  
盛問難孤妄此立便草答未知無違悖否

答金士重

甲寅

吉祭後則禮許復寢婚事雖行於此月固無所害  
否孟獻子之比御不入是踰吉祭之月云耶或云  
吉祭不可行於孟月當行於此月終了不然則退  
行於十一月未知如何

禮禫在仲月則月內行吉祭蓋仲月祭月故也不然  
則次月行吉祭不拘孟月或者之說不然矣孟獻子



比御不入乃禫月也過吉祭則復寢從仕婚禮無不可行之義矣

與李子三

台重〇乙卯

嶺海孰是善地而絕島最惡絕島之中黑山尤最吾子三言人最難言其謫居尤最惡之地固也然既能言最難言之言則想亦善居人最難居之地否東坡之鐵肝石腸必不能毫髮動也在子三則略摠胷中勃勃猶可為快終不能少補世道而只見君上有許大過舉其為臣子不幸大矣子三平日負抱既不淺淺此疏固不足多而洪文饒一着最可奇喜文饒

之若是剛正曾不能料矣况諫臣以言去國君上之過失如此而重律之嚴教臺閣終無一言以救之則其果何謂頃貽書於饒以為子三疏真不易得而盛疏尤不可無也未知子三以為如何炎瘴經夏蛇蛤與伴兄雖視以茶飯之常親愛之為之憂之者儻如何也惟是趁此孤居益篤經學益廣知見益勵志氣可無負皇天玉汝之意矣幸加意焉

與李子三

伊人蹤迹不在黑島則到白山其踏下世道已知迫隘而其所踏之蹤不齷齪亦甚矣可多而不足信也



屏溪集卷之十一  
况白山天下高在吾東大觀也不有是行何能得到  
其下以瞻其巖巖耶早晚歸時當一登其巔壯我心  
胃亦豈非 聖主賜耶最是穉明已有高原之崇而  
今又瘴炎經夏能無肺腑之傷寢食念之不能弛第  
問千里嶺險炎程何以到達而眠食起居更如何夢  
想飛越不可以山川之間之而自禁得也

與李子三

丙寅

足下蒼黃有萬里行蓋聞邊疆有事也如尋常皮幣  
之行世或有一種冒恥之輩外托往役之名內售規  
利之計者固不足言今此事係難成人所不樂赴而

其不以平日難仕終辭於此者真得往役之義矣第  
今之議者以爲彼既欲成就是計我之言不可以售  
也然退柵只爲起墾而起墾之利專在鳳城鳳城之  
疑亂其言必欲沮我使行者想其執政之意未必純  
可於渠輩故或恐我言之見施也豈此行之終必打  
空也但凡事不可遙度臨機應變惟在當之者如何  
須裁以義理揆之事勢而毋墜使乎之稱誠公私之  
望頃季我使之以辱說餉之者屢矣此去已不得不  
往復苦爭虜素無禮如此之際恐不無辱及於 君  
父之慮事或出此則雖埋骨異域不改則無返不可



屏溪集 卷之十一  
如向來諸人徒然而歸想亦并在料商之中否今聞  
聖教防絕錦賢卓乎真盛德事也兄首膺是命又  
檢攝一行惟在書狀想欽歎之至必仰成聖志之  
不暇矣自宮中別賢以至商譯八包痛抑制之無使  
一片胡錦渡江而南則豈不美哉兄行既遄發苦無  
信使今作此付家弟想追及於到灣之前否更願行  
李增護吉旋

與李子三 庚午

西臨鴨水大觀遼野北至甲山窺白山之根又南入  
重溟以望漢挈兄之遊亦壯矣然不是隨意自適興

至而往者非謫籍則 謹補也驅曳病軀忙閒任不  
得則迹奇矣命速矣果不可以壯遊論抑吾道非而  
然歟或所值之運不幸而然歟是未可知也最是兄  
之自北歸也知舊見之皆言病氣稍除神貌勝昔云  
蓋去在清涼之效而今又炎海經夏喫盡瘴癘向來  
少勝已不須言而想舊疾痰祟必乘瘴用事目下能  
無發作之苦否終不免北南奔馳則不若先南而後  
北以白山清冽之泉滌去南瘴而初非人力所措始  
終皆天也言之何爲朱子與人書有村監司之語今  
兄真作郡監司島中頑氓能讐舊監司威風耶好呵



屏溪集卷之十一  
韓季明踵兄北去其錫原暮季之別令人可念而頃  
得書將欲調弓躍馬射獵於白頭山下頗大誇張而  
不作憂愁語亦足喜也

與李子三別紙

癸酉

國計民弊之可言者殆不可勝數而只以新  
國計之失民弊之甚者言之結錢是也當初  
必減良布之半者實憫其偏苦而省民之弊也多方  
拮据只充其數者雖不可已畢竟所賦之數過於所  
減之數則不但無義無名實歸於聚斂之科是豈  
聖上設施更法之意也亦豈主事者之故欲加賦者

哉第均廳所捧之數有裕於所減之本數者初已料  
之而及見金令釋明書本壬申結錢與選武錢及盆  
箭船稅合十萬三千四百兩而除良布所減一疋之  
代餘數猶五萬七百兩云比都數餘者幾乎當其半  
矣一道如此則他可推知只此湖西餘數言之五萬  
餘兩之錢無名而取之於民則不免為厲民之政况  
合七道而計之將至幾十萬耶當此民貧財竭之時  
此豈可忍為耶貴省所捧各邑錢數都計則幾貫而  
除減布之代則餘數又幾何耶想亦一下考筮而已  
在商量之中耶良役之民通一國則十之二三而其



所冤苦猶夫恤念况全一國之民耶且民情前所無之役不計優否易爲朋訾如貧民薄田一結五錢實難辦出豈無其怨哉雖除十分三之民苦博得七分民之怨訾者其利害得失如何哉益箭船則本來有稅今不可除選武亦皆身布之類則存之無妨而但只以此四色所捧不可以當一疋所減之數矣結錢固難全數不捧就今一結所捧之錢或折半或五分之三而減之猶得蠲民之力而慰民之心矣過此則其所優民者又不啻此也 肅廟初年良布都數僅六十餘萬疋而以至於百萬餘疋即今減半所捧之

數較六十萬不足者無幾我國三百年軍國規模莫盛於 孝 顯兩廟而猶以六十萬疋用之贍足今直取 肅廟以後所增之數全行刊汰似無不可况以益箭船選武隱餘結之錢添之則誠可以有餘裕矣然則田結新賦之錢可得以全減豈非長計耶然肅廟以來所加之數事理則果是當減無疑而潛谷大同之設也光海時進貢之繁重者猶不得減之况以今時世曾前所加之數何等力量可能減得耶雖位三事猶難議爲况一藩臣耶弟亦不敢願兄之發此議也惟結錢之減數者則明言新賦之多於良布



減足之狀且言加賦無義則或不無可成之道矣此若不減則又有一言我朝陳田徵稅萬萬無義粟翁每言此決非王者之政蓋與白骨徵布無異也今之言者必以若聽田陳則田結大縮經費不足爲辭此亦萬不成說經費雖曰不足豈無他推移之道而公然徵稅於樹木成林之田乎今若田與畚皆令隨起隨稅而其田賦之所縮者以今結錢之餘代之則經費不足似不須慮矣豈不好哉以王政所當行者言之無寧加賦之仍存而陳田之必爲免稅也兄須審量於此不以爲不可則或書或狀以請於朝耶

言之在我行不行在於朝廷兄之此行誠不可與流俗之徇例者班矣省內小小弊端之可言者未知如何而論其大體似無出此未知盛見以爲如何○陳田徵稅有國者前古所無之事王政之大失而民弊之莫甚者也以今日安民之策言之莫急於此也况粟翁之所嘗眷眷者則尤好兄之主張建請也若以此謂可言者先言即今加賦之無義無名不可不減之意仍言此事之又不可不變通而以此代彼以爲經費無失之狀則庶或有可行之道雖或不行豈不爲好建策耶諒之



答李子三

甲戌

六月中遣惠崇札三幅鄭重時以披慰天序已冬關河早寒台兄按節動止如何瞻溯非虛語也平台之亾日月易邁功制已盡悼惜愈久愈淡以親愛則同堂之間互抱夏膝而養育之無異親子弟也以文學則揄揚千古曰唐曰宋真後生之可畏也晚好經學談論義理則又講席之益友也至於語默出處得渠之一言則信若龜著自渠長逝顧我悵悵心之慟惜豈有既也况渠操履之確知見之明恬簡之守終作元祐完人嗟呼今日何處復得兄所謂人倫之慟者

誠得朋友之義也未論芬臭異同聞者皆有百身之慟矧親愛如弟心友如兄耶慟矣慟矣今日時勢根本之外戎政不可不念而西北最緊急拘於約條尤全拋廢當之者正宜隨便宜極量之也移編軍額事兄書略及而又詳聞之矣更革整頓甚得變通之道豈無得力之日耶曾見箕城西北雖不如江岸之險平野低麓亦足可據守異日賊來棄而不守只以慈城爲歸則無以遏長驅之勢而又不免以賊遺君慈城之政固不容已守箕凡務尤不可不先兄之所編伍者是屬箕城者益爲識務之政矣未知如何



答李子三

兄之昨年西爲實掇迫驅遣不得已之行已非兄素計之定者既承一省生靈賑死之命則了此而從容遞歸粗安於心今莅事未訖旋擢雄藩不但兄藉手而圖酬者計又左矣其卒遽轉擢者亦不知專爲兄地則姑舍平日難進本事到今去就誠亦難僂交龜後待罪之章雖出十分切迫之意而過此打乖法門終不可行得畢竟箕節將末之免矣今日世道使不得安分自靖乖了人意思也甚矣亦奈何第聞於西來人兄之爲治不必言某政善某事宜使一省之小大守宰皆加警飭前日之不治者能治己得爲政之大體及夫李幼成之來其言亦然始知傳者之言非過也盛名之下能副其實知舊亦有幸矣

與李子三

春盡關河序屬清和涇江清瀏長林綠漲時登浮碧練光敘暢鄉思否孟子謂棧題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兄以三山一措大居然而皆有之矣未知無有乎有之耶有之而不有之則無媿於孟氏不爲底氣像須自點檢也是必先有孟子善養之氣能不淫不屈而後成就此許大力量非一時意



氣所可辦也所以雖豪傑之資必從戰兢中做得出來幸益加意也今無海西賑飢之勞而物衆地大且接強鄰非威敬以臨之何能鎮懾悍之俗耶出處之義君子所重當初海臬既當迫隘則一出膺命不復成一道理辭內居外兄亦不能無義而因仍推遷進據雄藩雖吾之前後一心徒見其有違於居卑居貧之道者滋惑之言亦無足怪也然一番內移此大節拍也無使人落莫正在於此未知終何如也居一日則一日之責亦重早晚用武之地不可循常爲治去貪吏而獎廉操以樹風聲恤民隱而撫殘卒以收

人心弓馬之技固宜課勸而死長之義亦不可不使之先講矣西使之還姑不聞消息如何而今日世道朝不慮夕臨機制宜惟在當局者胷臆未論小大一一明着眼硬着力以無負平日相期與者心

答洪文饒

裕裕○庚戌

支子喪其長子服不杖期以孀婦在故上食三年矣未及立後孀婦繼死其舅服大功而既無練祥之節上食當於何時撤乎

下詢不敢臆對而曾聞之先師喪無服三季者几筵當限主喪者服盡月撤之云矣又按問解弟死而無



屏溪集 卷之十一  
子者依妻喪期後撤几筵云云據此其限服前上食之義亦可知矣禮有女子則不可以無子論此若有穉女亦可藉此而終三季未知如何又或從子輩如有期年者雖未主喪豈有服未盡者而撤几筵耶

與洪文饒 乙卯

向者聞執事有海外之行不覺蹶然而起口噓而心忤也李子三之疏至於黑山之謫而三司無一言則是言路亾也言路亾則國亾賴執事者在言路不至全亾豈非世道之幸耶子三之疏真不易得且人所難言而雖無之猶可無盛疏今日世道又落下幾層

是以謂盛疏尤不可無也况上天之威怒不霽敢救者當罪 嚴教特宣而目中惟義理是覩鼎鑊在前視如無也平日所養如何而其成就若是之偉也朱先生每稱坡翁海外意况想西山幾微亦無以少見否今日事勢實類宋南渡義理切近莫如朱子書講究熟玩耳順心得則他日受用又豈淺淺哉珍島歸來氣節頓銷此蘇齋相之見譏於當世者須及此玉汝之時益勵志氣益篤經學毋徒爲夙夜箴見局也

答尹景孺

汲○辛未

汲五代祖文靖公奉祀孫得仁喪其長子泰東泰



東有二子而其長纔娶旋夭其弟光烈亦未有子得仁曰吾死則宗祀絕矣仍與爲文靖孫者議依兄亾弟及之文以光烈爲適而奉先祀其後得仁没而其母又没光烈連服承重喪今幸光烈從兄有子光烈方欲以爲兄之子而因歸宗未知於禮意如何但光烈既面承其祖之命且連服承重之喪而今遽歸宗恐不有乖於禮經乎

尹清州之長孫雖夭而其妻尚在則在禮律猶可立後本不可謂宗統已絕矣宗法甚重當初兄亾弟及實違於時王之制到今宗婦立後則宗統自在於

此揆諸禮義法理誠無可疑竊想清州文本意闕其宗祀之無托不得已而爲此弟及之事今又立後歸宗既無不安之端况光烈今日之心即叔齊之心尤豈不多乎哉第今此云云只以禮法人情之所安者而言之而已無先賢可據之論不敢自信須博議於知禮行之也

答趙仲禮 明履 ○ 庚子

示諭承悉蒙陋何所知識第退溪以下諸先生之說甚多而尤翁謂忌墓祭當依退溪說略行蓋略行者乃單獻之禮而退翁謂墓祭不可上墓當於齋舍略



行云今之無墓舍者雖略行之恐未安大小祥尤翁力主不可行之議而辛巳國恤因大臣儒臣收議待大葬卒哭後行之蓋用江上函丈議也此已著爲令甲似無多少說矣禫則君喪在身禫服無所施矣禮所謂過時不祭者此也喪人出外服色今則服制歸正既令受衰義又自別其在几筵之側不得不服私喪而出外則當持君服之重孤子見方以蔽陽子與君喪麻帶用作出外時服色而此無古先明據未知不大悖否也

與趙仲禮

丁卯

聞於士友間前冬以婦人髻行之國中意前後筵教屢及於台云固知台自少小目見心賞必亦有此好意思而竊仰聖明方有志從華生進襴衫已見其兆又於此若是惓惓此機正不可失也甚恨台之見方浪迹無以左右而道成之也百餘年來四海腥羶中國爲夷誠天地之大變幸茲一片東土得保周文制度此可以有辭於百世矣顧此婦人之制雖似等閒若涉於胡陋則亦不可不致意釐正也重峯雖在大明文物盛際猶嫌我東之獨有此胡俗已言於東還封事至於尤菴先生則新值冠履之倒置痛



慨之極益厭辮髮之陋因 孝廟時 崇禎宮女之  
東來者而得其制行之門內雖先生禍後不得久長  
因此士友家傳其制而尚或有行之者先生初豈不  
審其真贗而行之也其制極僂簡且其爲之甚易以  
此通行本自好矣然必欲得見漢女之制則今聞令  
從和叔學士以小行人方赴燕云台須申托而求得  
其真制搽以鬣而摸作其搽歸奏 上前以爲頒行  
之地尤豈不好哉第昔季俞子成之從其大爺使行  
也髻搽與冠制勸其得來而髻則漢女之髻者無以  
得見云冠子則得來者一品命婦所着也雖昏嫁時

或可攝盛不可爲尋常日用之制可歎以家禮言之  
有假髻特髻古人詩又有高一尺之語其高低大小  
必有多少般搽只見高大盛飾之制謂此外無制云  
則其多用鬣髮者雖真華制貧家婦女何以遵用且  
漢人雖無東俗班常之等分其仕宦士族之家與下  
流婢賤之類凡衣冠制搽亦必相懸命婦盛飾旣無  
以行其制而其下賤之制亦不可泮必得其士夫家  
婦女恆用僂簡之制乃可取用矣我國譯舌輩雖爛  
熟於彼人男女本不與之親近况其士夫家婦女何  
以望見其容止言於通官摸移吾所求之髻制於男



童子頭上使行中皆親見之更詳摸於行中少儻屢次移習則東還之後必不手澁矣今日華制未論巨細其義甚重况此發自重峯而尤翁所血誠則吾黨諸君子孰更作歇後看不為致力周章也哉台既親承 聖教和叔終成就之則此實為台家事業而亦豈不為台家之幸也須更勉之

答朴士洙

聖源 ○ 壬申

講服盛譽為日蓋欠顧此陰伏窮礪衰朽病劣無以得近聲光尋常為恨聞近在夜則從士友後與共憂係即者禡便恭承前月中先施辱札詢以讀禮之疑

實荷不鄙之盛也并有喪前禫之節仰悉示意祥禫俱係喪中之禮而二祥則雖因此變服本為亾者祭也或有故不祭至過三季猶必祭之禫則專為生人終喪制而淡淡平常之意禮所以過時則不禫此祥禫之重輕有別也既不可服禫則無事於行禫先師答 國喪行私喪禫與否之間每以為不可行蓋謂方服白布衣冠則不可行黻制之禫也此與後喪中不得行前喪禫者其例一也今令姪三喪之禫連在三朔若次第行禫則雖與喪中行禫少異後喪之祥服未除則與 國喪白衣冠時服黻同為不安鄙意



前二喪則用過時不禫之禮只行後喪之禫揆之禮  
義人情誠似宛轉未知如何喪禮既重且嚴節目之  
間古今之輕重不能無異若古禮重而後世之禮輕  
則舍輕從重固宜雖古禮輕而後世之禮重已成一  
代之俗則亦不可以古禮爲主不得不反從後世之  
重者矣家禮三年上食禫祭之間一月爲限朱子之  
不拘鄭註與王肅之說斷然從厚者此人事天理之  
所當然而以練祥之除服言之古禮小祥之縗緣大  
祥之朝服緇衣家禮皆不用家禮之大祥黻制丘儀  
與我朝時王之禮亦皆不用而代以白布冠衫蓋喪

禮從厚者乃從重之義而禮實自在其中推此言之  
白布時黻色亦豈未安耶幸并商之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六



